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戊戌 靈王九年

十年 晉悼十 齊靈十九 衛獻十四 蔡景三十九 鄭簡三 曹成十五 陳哀六 杞孝四 宋平十三 秦景十四 楚共二十八 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莊加反 左傳春會于柤會吳于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相去聲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音福又彼力反 穀作傳 左傳

向式亮反　父音甫縣音玄下同鄖反留胡統反及烏挾反欠音虒牒其牒音音隊復隧又扶上反聲十去知桃摯作木女几女音同下入帥任藿聲罷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

予上聲　夏戶雅反　去上聲　還音旋　雍於用反　見音現

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匃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匃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

繇直救反喪去聲

宋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師伐秦左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附錄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長上声　喪去聲

秋莒人伐我東鄙左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左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喪守乘並去声

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産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産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

惡去声

道惡上也

胡傳　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木强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

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甯涉賴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〇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〇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

胡傳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爲責鄭設險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士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夫扶音鄭人從楚固去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爲鄭蔽也駐師阨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

復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夫音扶

公至自伐鄭

附錄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

處上声

相去声下同 放上声 勝平声

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惟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己亥 靈王十年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

父音甫 乘去声

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胡傳】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

乘去聲下同　更平聲　帥入聲　將去聲　朝音潮

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見音現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〇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

幾平聲 辟音避 場音亦

丿音　泰向　音鈎

好惡並去聲　反音　踣蒲北反

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蒲洛反公穀作京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公至自伐鄭

復扶又反　見音現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胡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三駕之三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鮮上声濱古賓反軘徒温反乘大声鎛音博子樂音洛夫音扶殿都遍反便平声帥入声夫音扶處上声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有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

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

胡傳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復扶又反背音佩知去声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大音泰㚟勒略反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左傳】秦庶長（長上聲）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易去聲）秦故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 晉悼十二 衛獻十六 齊靈二十一 蔡景三十一 鄭簡五 曹成十七 陳哀八 杞孝六 宋平十五 秦景十六 楚共三十 吳壽夢二十五卒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部下同）【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

惡將爲並去聲　夫音扶　臨去聲

鄆公作運［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部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大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

……反長上聲

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附錄】【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朝音潮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二 衛獻十七 蔡景三十二

惡將爲並去聲　夫音扶　臨去聲

鄆公作運【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部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胡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昭公遂定無正夫大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側介反 長上聲

〇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附錄】【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朝音潮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附錄】【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 晉悼十三 齊靈二十二 衛獻十七 蔡景三十二

長去聲婁平聲亟去吏反　將去聲長上聲知去聲

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

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年

春公至自晉[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邿 邿音詩公作詩[左傳]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附錄

[左傳]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

夫音扶　馮音憑　少去聲

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

君於禰廟若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共音恭 屬音燭

附錄 左傳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易去聲

冬城防 左傳 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附錄 左傳 鄭良霄太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

蕃上聲下同使去聲蒯音𣽽祓普皮反苦式古反蓋戶臘反　焉於虔反其使去聲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壬寅]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二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招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丑邁反公作蠆後同

[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

女音汝下同　與去聲　嗥户羔反　掎居綺反　踣蒲北反　逷他歷反　與音預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

使去聲

奸音干舍上聲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 使卑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爲得哉

附錄 左傳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

止此□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

塞入聲　行音杭　遺去聲

華去聲　召音邵　爲之去　朝音潮　射音石　飲去　大音泰

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

奸音干下同　背音佩　舍上聲

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
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
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
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
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
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
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
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
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
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
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
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
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
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

好去聲 語守並去聲 說音悅下同 相去聲 夫音扶

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使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血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

推吐雷反 語去聲 夫音扶 乘去聲 暴步卜反

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胡傳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列國之史也諸侯則若晉若魯是也史則若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爲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若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視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

知去聲　夫音扶

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
爲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爲後世鑒非聖人
莫能脩之
爲此類也

附錄　左傳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
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
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
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
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
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王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師師伐吳[左傳]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殿丁[illegible]反　[illegible]平　[illegible]敗　[illegible]過　大音泰

[附錄][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

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行音杭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閱音悅【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附錄】【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聞去聲　間去聲

忠也

癸卯 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〇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

胡傳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劉夏也昏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

監平声單音善

行户郎反下同

乘實並去声女音汝

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附録 左傳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宫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産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

相去声下同乘易並去声

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左傳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喪去聲 爲去聲

附錄○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甲辰 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 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乘去聲

向式亮反

于湨梁湨古闃反【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傳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於田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

戊寅大夫盟【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胡傳】牡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雖

與去聲
夫盍之夫音扶
見音現

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成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此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執以歸始此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

使去聲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相去聲　為去聲　復扶又反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左作圍郕左傳秋齊侯圍郕孟儒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好去聲

○大雩○冬叔

孫豹如晉【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行音杭 父音甫

【乙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 晉平二 齊靈二十六 衛獻二十一 殤三 蔡景三十六 鄭簡十 曹成二十二 陳哀十三 杞孝十一 宋平二十 秦景二十一 楚康四 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苦耕反公穀作瞷音閑宣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 ○宋人伐陳【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

飲去聲 重平聲 詢音候

郰音鄒

唁音彥 杙音弋 抉烏穴反 比音毗 鈹音披

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洮高厚上左無齊字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

舍上聲 瘈音制 大音泰爲去聲 黚音琴 辟音避 苴七徐反 菅音姦 鬻音粥 苫傷廉反

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左傳】爲齊故也

【附錄】【左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黚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

爲大夫

十有八年

丙午 靈王十七年 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左傳]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胡傳]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

朝音潮 重平聲 譯音亦

純音屯　行音杭 隊音墜　瑴音角 好去聲 背音佩 先去聲 復扶又反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左傳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

廣音曠

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

乘去聲　陳去聲　殿丁練反　塞先自反　中去聲　脰音豆

郭音詩雍去聲萩音秋楙音春　還音旋數上聲　輕遣政反斷丁管反濰音維　背音佩好去聲

弛弓而自後縳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縳郭最皆衿甲面縳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楙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穀梁傳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胡傳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猶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

橫去聲 數音朔 惡去聲下同 見音現 沮在呂反

去上聲下同

使去聲

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
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
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
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
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强暴之意孟子
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
其齊侯環之謂
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穀梁傳〕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
伐鄭〔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
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
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
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
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
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
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
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

守手又反下同　馮皮冰反　雍於用反　幾平聲

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六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

襄公三

[丁未] 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 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二十三殤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三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作阿 [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僑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視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

亟去吏反　處上聲　復扶又反　與平聲

業瑩音癉但疽徐瘍羊去見現盲含昭復人竟同去
去夢蒙下反七反音雍聲音內紺戶反扶反境惡聲

也然則何爲以伐致也曰與取邾田自漷水
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漷好號反又音郭 左傳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
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
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
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
見弗内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
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
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
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
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 公羊傳
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
竟漷移也 穀梁傳 軋
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 季武子如
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
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illegible]穀

夫銘下且大吉音扶

鬷子公反爲音屬

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〇葬曹成公〇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從衛孫文子伐齊 左傳晉欒魴帥師

附録 左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左傳齊侯娶于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

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

墠音善　行並去聲 難去　將去聲 覆音福

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
宜墠帷而歸命乎介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幷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匄矣猶欲墠帷而歸命乎介則幷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況喪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附錄 左傳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難守並去聲　相去聲　朝音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〇齊殺其大夫高厚[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〇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喜[左傳]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胡傳]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

去上聲下同　難去聲

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號平聲

附錄　左傳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城西郛　左傳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

向式亮反

承命○城武城[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附錄][左傳]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戊申]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 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西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作遬後同[左傳]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反[左傳]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

與去聲　去上聲　遠去聲

郲〔左傳〕郲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郲以報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左傳〕燮穀作濕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胡傳〕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作光後同〔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

照去聲

同武亮元

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左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左傳】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附錄】【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己酉 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 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妻從並去聲

去上聲

夫音扶

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傳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

胡傳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

見音現下同夫音扶

復扶又反句音劬瀆音豆燕平聲闕音蕨衣去聲鮮上聲

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illegible][illegible]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爲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附錄 左傳齊侯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

（瘠在亦反）

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
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幾平聲）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好施並去聲）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知去聲下同）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illegible]

爲去聲　行去聲　駟音日　夫音扶　對上聲　相去聲　說音悅　乘去聲　朝音潮

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又音汝 閒去聲 難去聲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左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朝音潮 知去聲 行音杭

于商任任音壬【左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先息薦反 與去聲下同 處上聲

【附錄】【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庚戌】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 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殤八蔡景四

十一　鄭簡十五　曹武四　陳哀十八　杞孝十六
宋平二十五　秦景二十六　楚康九　吳諸樊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附録　左傳　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夏四月

附録　左傳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

過古禾反　焉音烟　使人之使去聲　令平聲　朝音潮　少去聲　戲許宜反　共平聲

朝音潮下同見意現與間皆去聲罷音皮朝如字

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甞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附錄 左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

共音　泰　少去聲

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左傳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任平聲　復扶又反　縣平聲

乘去聲

焉於虔反　朝音潮　轘音患

胡傳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使掃其社稷不繫縶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物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遂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

竟上聲 與去聲 大音泰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齮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附錄 左傳 十二月鄭游眅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舍上聲

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
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招惡也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 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〇三月己巳

杞伯匄卒 左傳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〇夏邾畀我來奔 公作鼻我 公羊傳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〇葬杞孝公〇陳殺其大夫

慶虎及慶寅 左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

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
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

隊音墜 長上聲

五百今六

夫扶音　遠去　声去　上声

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胡傳】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偪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爲去聲帥入聲　難去聲行音杭知並去聲　强上聲夫音扶縗七雷反

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屛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

乘去聲下同

女音汝射食反中去聲

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其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之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爲去聲　分去聲　見音現　召音邵　廣古曠反　殿丁電反

胡傳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於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爲其旣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歎以爲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鉏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爲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始伐盟主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

聞去聲　行音杭帥入聲　適音的長上声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雍於用反榆公穀作渝 左傳 禮也 公羊傳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 言救後次非救也○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

飲爲並去聲 重平聲　共平聲下同　舍上聲 好惡並去聲

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功於臧氏矣弗聽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

長上聲 惡去聲 夫音扶 辟入聲

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知去聲　適音嫡　居音基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晉人殺欒盈【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傳】

且子餘反　復扶又反　華戶化反下同　惡去聲　與去聲　見音現　齊侯絶句　夫音扶　知去聲下同

惡之弗有也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昬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附錄

左傳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

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王

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

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一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扶夫晉

長上聲夫音扶下同　焉於虔反　業音洛下同女音汝　說音悅朝音潮爲相並去聲

附錄 左傳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仲孫羯帥師侵齊【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左傳】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後同【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

骼庚百反 躒力狄反 宛於元反 射食亦反 部蒲口反 婁路口反 後食音嗣 廣古曠反 下乘字去聲 轉張戀反 櫜古刀反 復扶又反 為去聲

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于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復扶又反　舍上聲　殺去聲　乾音干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無辭有庸乃還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鍼其廉反【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胡傳】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饑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

沴音戾　語去聲　夫音扶　知去聲

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附錄 左傳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癸巳 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 晉平十齊莊六弒衛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 以報孝伯之師

取去聲　繇直救反　間去聲下同　為去聲　且平聲

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

朝音潮　從去聲　干旦反　掫側胡反　射音石　中去聲　隊音墜　僂力主反　堙音因　說音脫　爲去聲下同　暱女乙反　任音壬　焉於虔反

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枕去聲

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

舍上聲

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

相去聲

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弇於檢反

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

食音嗣

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翣所甲反
蹕音必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

屬之欲反 乘去聲 爲去聲

以兵甲【穀梁傳】莊公失言淫于崔氏

【胡傳】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巳死而爲巳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眞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長處並上聲守去聲夫音扶爲去聲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胡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而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

宛音兗　乘去聲　御音禦　別必列反　朝音潮　祓音弗

下文所聚云

附錄 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舍如字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直

令平聲

龍反【左傳】
齊成故也

【胡傳】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
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附錄】【左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
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
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
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
文辭以靖諸
侯兵可以弭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左傳】衛獻公入
于夷儀【公羊傳】
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
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

【胡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
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
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
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

茂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守去聲 鱄音專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圍舒鳩

墊音店 陳去聲 傅音附

父音甫　大音泰　馮音萍　辟婢亦反　圻音祈　衰初危反

舒鳩潰八月
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蠆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

相去聲 復扶又反　庀匹婢反 度待洛反 鹵音魯 數上聲 偃於建反 町徒頃反

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

附錄 左傳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 公穀作謁

輕遣政反　射食亦反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

見音現

胡傳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

中去聲

語去聲　鮮上聲　說音悅

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并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附錄　左傳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

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郟音夾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

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二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入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餘祭元年

春

附錄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

祭側介反 鍼其廉反 員音云 朝音潮 暴步卜反

強上聲　使去聲　見音現　夫音扶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
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
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匹妙反左

傳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
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
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
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
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
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
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

守去聲　復扶又反　說音悅　衎苦旦反　朝音潮

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

胡傳 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弒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弒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

竟同境 音大泰　惡去聲

加肅兕私意邪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此）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公羊傳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

背音佩

知音智　疢丑刃反　衡音横　夫音扶　復扶又反　強上聲

復扶又反

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曰歸見知弑也

【胡傳】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上背君之罪也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附錄】【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鄭

先入先六之先去聲　殺色介反　予上聲　爲去聲　行音杭　麇俱倫反　戌音恤

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附錄]

[左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謹 更平聲 向式亮反 女音汝 爲去聲 相去聲 樂音洛 蓼音六 太音泰

戎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戍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

共平聲長上聲　惡之之惡去聲下同夫音扶女　遠好之去聲

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危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穀作座音同

左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内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子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

聒古活反　亨音烹　先去聲又如字　惡去聲

共其外莫共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傳 殺世子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内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

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之殺申生宋
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附錄［左傳］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

使去聲

爲去聲

殿丁電反　窕勅尭反　易去聲

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
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
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
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
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
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
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麗音釐　鄐音勗　乘去聲　蓐音辱　陳去聲　降音杭　罷音皮　賁扶云反　塞先則反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

易去聲行音抗熸子潛反

女音汝幾平聲

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左傳】楚子將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

易去聲　夫音扶　說音悅　墮許規反　縣音玄　汜音凡

是故眛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葬許靈公

附錄 左傳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

公曰諸孰可使也對曰胥
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七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八

襄公四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 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 襄去聲

附錄 左傳 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

稱去 聲焉 賦之 爲去 聲相 夫聲

菑音災 難去聲 焉於虔反

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晉楚始同主盟左

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

馹音日　處上聲難去聲還音旋　與音預

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復扶又反 人朝音潮 枕之鴆反 並去聲　惡去聲　與音預 朝音潮 沮在呂反 去上聲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使去聲　鄉音向　朝音潮　少去聲　大音泰　女音汝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戀反又音專穀作專【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

為去聲　夫音扶　下同　與去聲　下與如字　邯音寒　鄲音丹

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

穀梁傳

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鱄音專 縉去聲 朝音潮 夫音扶 焉用音烟 大音泰

胡傳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

與音預

只音止絕句

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語去聲)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大音泰)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賁音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使去聲)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敖音傲)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樂音洛　去上聲　厭平聲　向式亮反　已音記

而公然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修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公羊傳曷

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重平聲 朝音潮 召音邵 使去聲

【胡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吴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

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附錄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

相去聲 下上聲

六上聲 夫音扶 女音汝 難去聲 朝音潮

爲去聲 帥入聲

堞音蝶　辟音闢　焉於虔反

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　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

菑災同

朝音潮與去聲

從去聲

吳餘祭三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附録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夏衛石惡出奔晉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邾子來朝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左傳旱也

勞去聲 更平聲

附錄 左傳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 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

大音泰 易去聲 女音汝 與去聲

幾平聲　帑音奴　惡去聲　朝音潮　相去聲下同　焉音煙

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

好去聲耆音嗜下同嫳普結反辟音避斷音短惡音烏去聲更平聲鶩音木上聲去洎其器反

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于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

處上聲　焉於虔反　奉音捧　大音泰

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

奊戶結反為尸慶奊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食音嗣汜芳劍反說音悅為去聲句平聲予上聲

喪去聲還音旋燕平聲句平聲瀆音豆邶蒲對反殿多薦反惡去聲夫音扶嫚音慢

附錄 左傳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

迋帝枉反 勞去聲

爲去聲

向式亮反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二左 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迋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懲過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之專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恤誰

見音現　殺色介反　朝音潮　祓音弗　茢音列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 晉平十四 齊景四 衛獻三十三卒 蔡景四十八 鄭簡二十二 曹武十一 陳哀二十五 杞文六 宋平三十二 秦景三十三 楚郟敖麋元年 吳餘祭四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傳】閔公也

卞皮彥反 冶音也 朝音潮 背音佩

胡傳 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并而不得歸内爲强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祗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于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戚不遑顔咫尺食坐見於羹墻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附録 左傳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

使去聲　強上聲　斂去聲

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穀梁傳】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庚午衛侯衎卒

附錄 左傳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illegible]
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illegible]
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
也王事無曠何常之
有遂使印段如周

閽弑吳子餘祭 閽音昏祭側界反 左傳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
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傳 閽者何
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
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也 穀梁傳 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
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
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
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
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
祭仇之也

【胡傳】穀梁子曰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附錄】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郕人[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

知去聲

比必二反相去聲

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帥入聲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作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脩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肄以二反屛音丙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召音邵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鄶鼓父黨叔爲一耦女音汝

杞子來盟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
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
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
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
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
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
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況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〇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聘 吳始君臣並見 三左傳 吳公子札來
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好去聲 焉音煙 見音現 說音悅 爲去聲下同 召音邵

大音泰 樂音洛 易思並去聲 鄶音檜 施去聲 處上聲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浮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入風平節

箾音朔 濩音護 箾音簫 幬音導 說音悅 難去聲下同 鰌音秋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

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

好去聲

自免於難

公羊傳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

使去聲　爲去聲

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

[illegible]並平聲

夢音蒙長上聲祭側介反

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穀梁傳 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胡傳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

舍上聲　爲去聲　惡去聲舍上聲長並上聲

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出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於乃狥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伯竹舍長而立幼私

比行並去聲　喪去聲

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生
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
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
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
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
交作臣簒其君者有之子簒其父者有之
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使聞其風者貪
夫驟爭大讓而簒弒奪攘之禍損矣其於
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
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及季歷嗣
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
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
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
至德乎使爭弒禍與覆師喪國其誰階之
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
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
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
過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

義其肯附于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也何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毋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意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

與去聲　好難並去聲　爲去聲　鄢音偃

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脩之豈不信夫

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

經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竪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竪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竪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

裨音皮 諶音忱 焉音烟下同 辟去聲

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 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弑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三吳夷未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頗後同

〔左傳〕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

與去聲　相去聲　好去聲　食音嗣長上聲與去聲下與嫁字朝音潮　鹹音咸

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附錄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後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

使語並去聲　度入聲　女音汝　朝音潮　難去聲　爲去聲

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穀梁傳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五月甲午

如字 共平聲 見音現 辟音避下同 行去聲

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左傳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若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傳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共姬

行去聲下同 見音現 冠古亂反

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儋丁甘反 見音現 夫音扶 長上聲

天王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志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穀梁傳[illegible]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illegible]義天子諸侯所親當唯長子母弟耳天[illegible]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王

子瑕奔晉

附錄 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公羊傳外夫人卒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耳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耆同嗜　朝音潮　焉音烟　雍去聲　難飲並去聲　瀆音豆

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

枕斂並去聲　難去聲　莠音有　降音抗　娵音祖　訾音茲　任音壬　比必二反　[illegible]去聲

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穀梁傳　不言大夫惡之也

華去聲背音佩

相去聲

胡傳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傳 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

附錄 左傳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

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偪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

向式亮反　夫音扶　爲去聲　更平聲　喪去聲下同

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胡傳春秋大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禭爲輕予生而歸賵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父子之親君臣

之義耳也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簒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陳恒弑簡

爲去聲 帥入聲 飯扶晚反 歠昌悅反 更音庚 喪去聲

朝音潮告夫之夫音扶　處上聲

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得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世于弒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求告于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于澶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

別必列反　夫音扶　相去聲　要平聲　焉音烟　復扶又反

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附錄 左傳鄭子皮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産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産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

惡去聲　卷平聲　褚音楮

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于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己未

景王二年

三十有一年

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末二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

語魚據反之語去聲下語如字　厭平聲　僂音縷灑色買反渻音省

夫音扶 復扶又反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長上 瑩 鮮上 聲止 必二 一衰 七雷 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

別必列反

【胡傳】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 羯居謁反【左傳】己亥，孟孝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左傳】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我君襄公。**

相去聲

【附錄】【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

壞音怪 垣音袁

令平聲 閈音汗 使去聲 葺音緝 共平聲 索所白反 暴步卜反下同 觀去声 易去声 樂音洛

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
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
子壞之能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
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
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
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
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
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
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
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
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
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
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
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
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鞮堤音 二提

好去聲 夫扶音

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

五百全

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
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

胡傳 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傳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眞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

令平聲

泥去聲

相去聲　勞去聲　斷丁亂反

而精擇
之可也

附錄 左傳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
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
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
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
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
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
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
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
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乘去聲 鮮上聲 夫音扶 惡去聲

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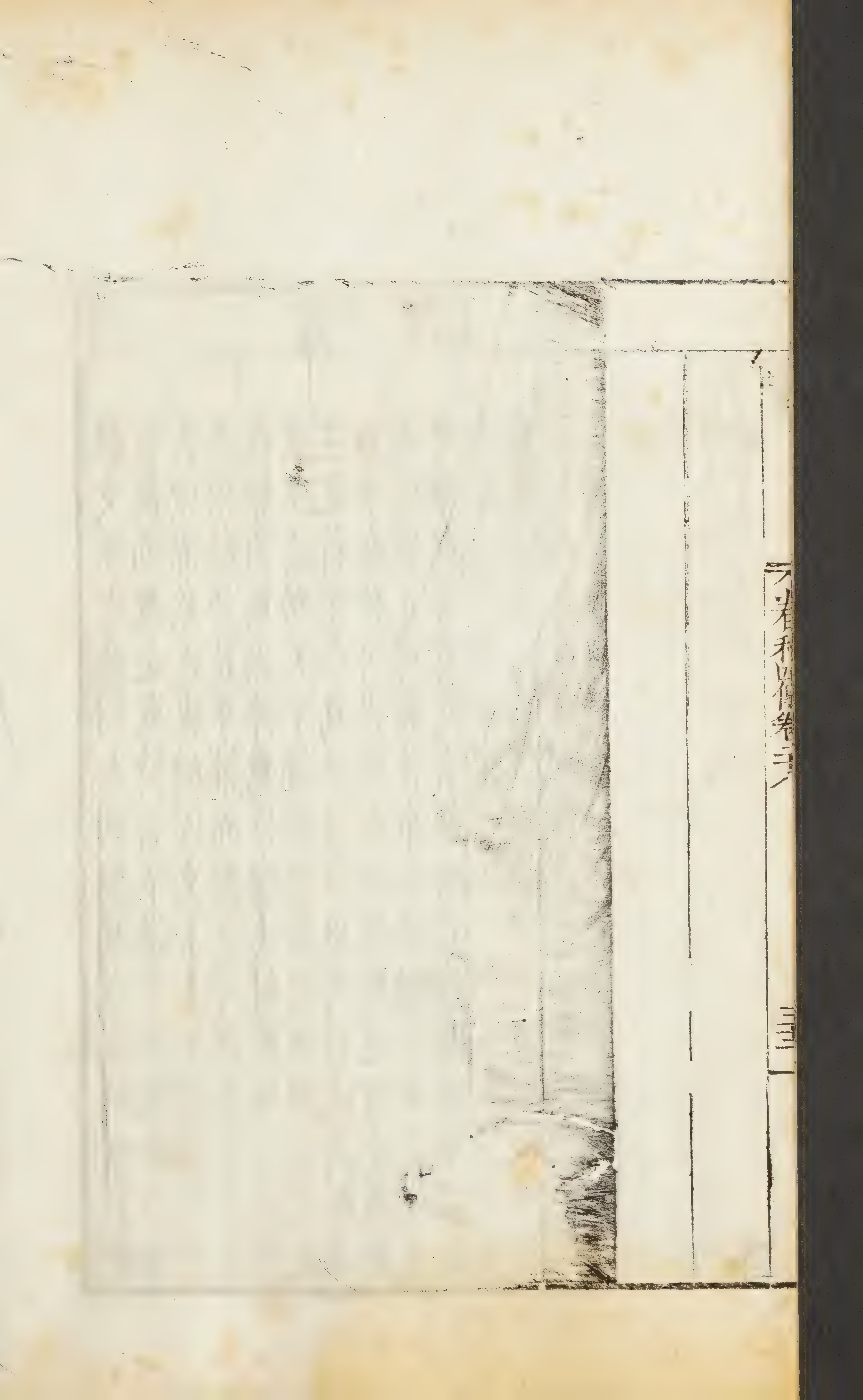
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
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
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
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
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
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
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

鮮上聲　聞去聲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

數所主反　行去聲下同　樂音洛又音岳

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昭公一

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夫人孟子二十歲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孫音遜 乾音干

周 魯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王猛立是年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出奔楚

鄭 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昭二十八年定公卒獻公蠆立

齊 詳見襄公元年

見音現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二十五年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

晉 晉趙武爲政魯昭公元年冬趙武卒韓起爲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魯

晉主

去上聲

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昭二十八年魏舒爲政昭三十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衛

魯昭公七年襄公卒子靈公元立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三年楚平王封蔡蔡侯廬立是爲平公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年朱奔楚平公弟悼公東國立昭二十三年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十八年平公卒子悼公午立昭二十七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爲隱公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頃公結立

共音恭

穀音斛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年楚平王封陳陳侯吳立是爲惠公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昭二十四年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一年見薛獻公穀卒入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爲著丘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三年庚輿來奔齊納郊公

邾 魯昭公元年悼公卒莊公穿立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于白羽昭十九年悼公紲斯立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魯昭公元年楚圍弒郟敖而自立改名虔是爲靈王楚薳罷爲令尹昭十三年靈王

弒平王居立即棄疾使子旗爲令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爲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常爲令尹昭二十六年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秦 魯昭公五年景公卒子哀公立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十七年僚弒闔廬立一名光諸樊子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伐吳始見經即書人

見音現

[庚申] 景王四年 **元年** 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

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鄭穀作郭左傳春楚公子圍

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編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從去聲太音泰共平聲

塞先則反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

相去聲　罷平聲　鮮上聲

樂音洛 共平聲 夫音扶 大音泰

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王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

見音現下同 復扶入又

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貞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

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脩盟
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左傳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

使相爲皆去聲 處上聲 難去聲 辟音避

舍上聲焉於虔反

與去聲去上聲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

夫音扶　使去聲　難去聲　爲去聲

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矣【公羊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胡傳】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

夫音扶　比必二反　樂音洛　復扶又反　焉音烟

附錄

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語去聲　焉音烟惡去聲　彊上聲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内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日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數上聲女音汝奸音干長上聲下皆同從上聲

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乘去聲 舍上聲 女音汝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公羊傳]秦無大夫

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見音現 差楚宜反

【附錄】【左傳】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

强上聲與去聲 太音泰下同 行音抗 共平聲 乘陳並去聲

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强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公羊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穀梁傳]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胡傳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曰趍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起呂反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胡傳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輿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

與去聲下與如字　惡去聲　夫音扶

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輿字　[左傳]展輿奔吳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傳]

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穀梁傳】疆之爲言猶竟也

○葬邾悼公

【附錄】

【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

大音泰

樂音洛　惡去聲

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

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

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冬十有一月已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子産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

大音泰　從乘並去聲　夫音扶　共平聲　長上聲

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殺之使赴於諸侯應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爲

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與去聲）然則郟敖實弑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召音邵向式亮反）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華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簒弑之賊非獨不

橫去聲

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弒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附錄 左傳 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酉 景王五年

二年

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二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見音現大音泰

左傳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

王去聲　召音邵　少去聲　爲去聲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附錄

左傳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

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左傳】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勞好並去聲 女音汝 郊使之使去聲 去上聲 數上聲 厭平聲

好去聲 上去聲 數上聲 厭平聲 女音汝 少去聲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傳 按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又將作亂去游氏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兄弟爭室而罪二也矯君之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遂縊而尸之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五百五十二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 晉少姜卒公如

晉及何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公羊傳 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

穀梁傳 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胡傳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

共音恭　使去聲　頗音坡　惡去聲

乘好並去聲夫音扶數所具反適丁歷反處上聲

比必二反　見音現

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于河而見郤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乃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也信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來脩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爲仇讐他國誰敢朝夕在廷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少去聲　朝音潮　共平聲　少去聲

壬戌

景王六年

三年

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末五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質音致　幣去聲　適丁歷反　焜音昆　好去聲　任平聲

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左傳】同盟故書名

【附錄】【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量去聲區音謳　踊音勇　焉音烟　辟去聲　戲平聲　相去聲　行音杭　長上聲　罷音皮

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

更平聲下同　鬻於六反　爲去聲

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相去聲　女音汝　稱去聲　舍上聲　焉音煙　爲去聲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
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
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
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
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
伯石之汏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
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
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
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
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
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
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
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
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
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
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
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少去聲　遠去聲　朝音潮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滕始書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

大音泰　幾平聲　好去聲　見音現　種上聲　處上聲　燕平聲　去上聲

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附錄][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去上聲比必二反

【胡傳】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

相去聲 喪去聲

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附錄 左傳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癸亥 景王四年 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七年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末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左傳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與去聲　暴步卜反　朝音潮　夫音扶

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

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爕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寒若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與去聲　易去聲　縱去聲

附録　左傳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

難鄉近去聲　亨如字　喪去聲　夫音扶上使字去聲見音現

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焉於虔反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
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
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
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
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
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
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子
尊會諸侯始此

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
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
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朝音潮 召音邵 向式亮反 共音恭 相去聲 大音泰 夫音扶

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

相去聲

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胡傳　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

行去声　並上声

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者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靈書卒不革其僞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訓之義大矣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並去聲　焉音煙

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執齊慶封殺之【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

造七到反　處上聲　易去聲

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穀梁傳遂繼事也

○九月取鄫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

則其言取之何
内大惡諱也

附錄 左傳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衞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蠆 敕邁反　射 入聲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勝平聲　女音汝　長上聲下同

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賔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賔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見音現　去上聲　相去聲　焉音烟　復命如字下復扶又反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堅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甲子 景王八年 **五年** 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衞襄七 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 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末七

春王正月

舍中軍 左傳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

父音甫 帥入聲 朝音潮

與去聲　射音石中去聲　適丁歷反　任平聲行去聲

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

舍上聲　與去聲　孫去聲　乾音干　蒯苦怪反

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公羊傳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 貴復王也

胡傳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勞去聲下同相云聲　女音汝焉於虔反　好音干難去聲下同　大音泰勞去聲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附錄　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

焉於虔反　度入聲朝音潮　覜勞並去聲

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
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
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
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
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
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
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
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
而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
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
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
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
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
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

虆俱倫反 行音杭 知去聲 女音汝 使去聲 喪去聲 遺去聲

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揚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

教去聲

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傳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傳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胡傳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爲已以義不以

利如以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陳去聲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秦伯卒[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女音汝　使去声　馮音萍　易去声　爲去声　擎

人伐吳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若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

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見音現

【胡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非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爲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爲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其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襃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爲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世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

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附錄 左傳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 景王九年 六年 晉平二十二 齊景十二 衛襄八 蔡靈七 鄭簡三十 曹武十九 陳哀三十三 杞文十四卒 宋平四十 秦哀公元年 楚靈五 吳夷末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 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秦始

書葬 左傳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 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

辟婢亦反　斷丁亂反　行去聲　長上聲　相去聲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見音現）

夏季孫宿如晉【左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好去聲）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左傳】宋士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大音泰惡去聲）（見音現女音汝）

下同喪去聲　大音泰惡去聲華戶化反　比毗至反適音的痤才何反　見音現　勞去聲柤音查見音現乘去聲

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爲右師乃與柳比從爲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附錄】

左傳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

采音　強上聲　慁戶困反　辟匹亦反　說音悅

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左傳】旱也○楚薳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相去聲

○冬叔弓如楚【左傳】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九







